

■我见我闻

书面文学的意义

艾克拜尔·米吉提（哈萨克族）

那一天，参加在内蒙古鄂托克旗图书馆举行的“青山书角”揭牌仪式，准备返回北京时，旗文联主席送了我一套蒙古族作家阿云嘎文集，并弱弱地说了一声，阿云嘎老师是我们鄂托克人。我很感动。我和阿云嘎交往多年，他是一位用蒙古文创作的小说家，小说写得非常别致，那种强烈的草原色彩，非他莫属。遗憾的是，几年前他翩然驾鹤西去，留下了这样一套九卷本的《阿云嘎文集》。

这就是书面文学的力量，人走了，文字还在，光照后人心灵。

书面文学，对于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。

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，有许多民族还没有书面文学，那时候，少数民族文坛迫切需要零的突破，让那些没有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，拥有书面文学。

然而，这需要历史的积淀。恰恰这一积淀由新中国来完成。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，在推翻一个旧世界，建立一个新世界之初，采取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，便是全民扫盲。是的，许多目不识丁的文盲，开始识文断字。与此同时，开始普及教育，那些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——从母系氏族社会、奴隶制社会、穴居巢居、刀耕火种时代，一步跨入新社会，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的民族，根据教育经济学30年周期，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效率。这些民族纷纷开始出现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。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，把曾经不平等的历史一步跨越，进入文化平等发展阶段。

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，有二十几个没有书面文学传统的少数民族，先后涌现本民族的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，重新改

写了本民族的文学史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书写了新的篇章，那是多么伟大的社会进步，堪称无与伦比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少数民族文学有了新的变化。

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，少数民族文学是在完成填补空白的历史使命，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在完成质的提升。

藏族作家阿来在其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尘埃落定》之后，发表了一系列新作，始终引起文坛关注。而最初作为诗人登上文坛的他，新诗集《从梭磨河出发》又还原了他作为诗人的特性，使人耳目一新。他说：“梭磨河是我家乡的河流，是我喝着它的水长大的河流，这条河是大渡河的上源之一，大渡河后来流入岷江，岷江流入长江，一直奔流到上海，这是河流之地。我就在那样一个有雪山、有草原、有森林的地带长大，当然我的书写就是从这里作为出发点。”他重新以诗歌的形式讲述发生在藏地高原上的故事，用灵动的诗句描述生机勃勃的崇山峻岭、草原与河流的细微细节。

当然，还有一种现象引起诗坛关注，那就是以吉狄马加为首的彝族汉语创作诗歌群体，如阿库乌雾、阿苏越尔、巴莫曲布嫫、佩伍拉且、吉木狼格、阿诺阿布、普德达岭、禄琴、鲁娟、阿索拉毅，以及后来加入的更多年轻诗人同频共振。被学者们解读为“民族志诗歌、文学人类学写作、社会情感符号、边界写作、颂歌、民族志诗学、转型期彝族诗歌”，由此探讨当代彝族汉语诗歌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，被延伸到当代彝族汉语诗人，借用包括非遗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意象，来抒发情感或追求诗学意境。

年轻人辈出，这也是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坛现象，几乎都是接受过良好高等教



育的莘莘学子，他们出手不凡，高屋建瓴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每一个民族都有一批新人在创作，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已经没有了80年代的那种焦虑，也毋须填补历史空白，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，正在以一种空前自信的方式坦然前行，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。

可喜可贺的是，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女诗人、女作家，他们以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，生命体验，阐述着这个新时代。她们的作品温润优雅，诗行亮丽入心，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喜悦。

一大批中老年作家笔耕不辍，时有新作问世。如布依族作家潘灵、仫佬族作家潘琦、土家族作家蔡海海、蒙古族作家鲍尔吉·原野、土家族作家温新阶、仫佬族作家赵剑平、壮族作家黄佩华、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·阿斯木、维吾尔族诗人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等，在不斷奉獻新力作。

由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”，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作者作品集，为

少数民族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责任，也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举措。

2024年5月19日在盐城举行的吉狄马加诗歌分享会上，我曾献诗一首《心中的雪山》：

听说盐城这里海拔7.5米

有大量的滩涂湿地

我前天还在天山

翻越著名的果子沟

雪山就在眼前

就在我心间

今天来到

平展展的盐城湿地

当然看到了丹顶鹤

盐城

我愿意把我心中的雪山送给你

是的，我愿意把我心中的雪山献给盐城，这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，由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缩影。

（作者系第十一、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，著名作家）

乙 烟火人间

一听说我们七十四五岁的老两口，在炎热的三伏天，跑到地处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自驾游了一周，几位知己的朋友都说：“你们俩呀，都玩疯了，不怕把这把老骨头扔在那儿？”说心里话，开始我也曾考虑柴达木盆地海拔高达2600米到3200米，局部甚至海拔接近4000米，万一有高原反应，身体受不了怎么办？我倒没什么，年轻时候负责过山东省支援西藏、新疆、青海的对口支援工作，到西藏的日喀则、新疆的喀什、青海的海北州等地去过多次，如今虽说上了岁数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可是老伴儿还比我大两岁，能受得了吗？又一想，她一辈子光知道按时上班，没走过多少地方。多次问我柴达木盆地在哪里？我也想，少年时期地理课本上就知道了柴达木是个高寒缺氧又荒凉的地方，听说如今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何不既满足老伴儿一个愿望，也填补自己一个空白？聪明的外甥听了我的打算，自告奋勇：我就是个开车的司机，外出不用请假，开了几十年大车了，我带你二位老人自驾游吧。说办就办，在网络上给我们预约了出租汽车，飞机一到西宁市的曹家堡机场，就拉着我们径直朝茶卡盐湖奔去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们赶到了茶卡镇，真是大变样了啊。记得8年前，我参加一个文旅课题的调研，第一次来到茶卡镇的时候，这里除了基本的接待设施，还谈不上什么城市建设，住宿在条件相对简单的宾馆里，晚间气温降下来，只能靠厚厚的棉被御寒。如今可好了，不仅宾馆有空调，整个城市建设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崭新的小城高楼林立，宽敞的街道横平竖直，四通八达，灯火通明，瓦蓝天空中的星月也像是刚刚被水洗过一样，闪着耀眼的光。怪不得茶卡盐湖成了游客打卡的胜地，就为这美丽的夜色，也不枉来此一游呀。至于那人人向往的盐湖，更是像进入仙境，坐上小火车乘兴一游，晶莹剔透的盐雕公园映入眼帘，高原风景、神话故事、牧民生活……组成的水晶宫似的盐雕群像，把人带入无我的境界。至于那脚踏鞋套下湖拍照游览的人们，更是喜气洋洋，得意非常。据说，今年前8个月，来这里旅游的人数突破了260万。

由茶卡盐湖到德令哈，是柴达木盆地地势比较复杂的一段，不仅有多条国道穿行，而且还是山峦起伏，沙漠频现。最惹人眼目的便是牛羊、青稞、草原和看上去沙漠里宛如神话世界中不停转动的风葫芦，这些身大力不亏的风机，排列整齐、不停转动的家伙，竟借着高原的风把无声无息的光明，从柴达木盆地把光和热送到了祖国的东部。

柴达木盆地的降雨量历来是偏少的，这也是造成高原长期干旱的重要原因。近年来开展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，让许多过去年干旱的草原焕发了新的生机。虽然高原的草场厚不过寸，却像硕大无朋的绿色地毯，给苍茫大地和连绵群山裹上摞都摞不住的无限生机。途经的乌兰县、都兰县一些新开发的牧场，不时掠过一片片羊群、牦牛群，间或还有三五成群的野骆驼和野马群穿行其间。这情景，让我那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浪漫的老伴儿，不光不断地停下拍照，居然破天荒地放开歌喉，唱起了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……”的歌曲。我开玩笑地和外甥说，你舅妈都玩疯了。

美丽的德令哈，柴达木盆地的骄子。当我们穿行在绿茵覆盖的大道上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位“我只愿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”的青年诗人海子，想起他那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/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/我有一所房子/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……”柴达木盆地，真的让人飘飘欲仙。看吧，绿意盎然的山峦，状如游云的羊群，动漫般转动的新能源风机，蜿蜒穿梭的高速公路，人间天境的盐湖，绿意盎然的青稞田和油菜花，湛蓝的天空镶嵌的白云……

真的有点“疯”了。连续三天每天几百公里的奔波，让我们有一点喜出望外：没想到奔八人在高寒缺氧的柴达木盆地，还能如此欢快。终于，在格尔木一个名叫“将军楼公园”，我们找到了答案：我们之所以还能老当益壮，主要是在前人的大树下乘凉：如果没有一辈接一辈人的努力，哪来今天的幸福生活？

柴达木，我们来了。我也像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孩子。由衷地向祖国母亲致以赤子的祝福：祖国，您好！

（作者系著名作家，第十二、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）



乙 名家名笔

桃源，桃源，桃花源

冯艺

心仪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活了大半辈子，明知陶渊明笔下描绘的世外桃源是个乌托邦，而那一幅如梦如幻的恬静风景，在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。也许普天下的人们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便是自己的世外桃源。对我而言，如能寄情山水，远离嘈杂的俗世，晨读夜息，在大自然中，哪怕几天，几个小时，心灵会得到充实，缺氧的大脑会获得清醒，这是我的梦想。

没想到，我对陶渊明笔下的那块土地的梦想变成了现实。那天，因为天气原因，飞机足足晚了5个多小时，到桃花源机场已23时了。走出机舱，我就感觉吸入一阵阵桃花吐露的芬芳，温暖从心底涌上，我确信这里便是陶渊明的桃花源了。

我是个对江河好奇的人。翌日清晨，沿桃源的大街向沅水走去，就像走在一条怀旧的录像带上，我原本很多散漫模糊的情绪，渐次归于一条思路之上。我猜想桃源因陶渊明的美文，随后日月鸣响，南北呼应，上下千年里，且不说那些政客，光是像李白、王昌龄、刘禹锡、黄庭坚、袁宏道们和后面的沈从文、丁玲、翦伯赞等人的接踵而至，他们的足音，依然能够在心中响遏行云。这些历史岁月的诗篇，至今仍放射着熠熠绚丽的光芒。我真的为文学如此巨大的力量而高兴。

“仙人成邑里，烟水作城池”。于是，1000多年前，朝廷就索性设置桃源县。与此同时，沅江之滨，桃源学宫、文昌阁、漳江书院纷纷始立，“壮丽宏杰，为一邑之胜”，器宇轩昂，书声琅琅，文风浩浩。这是一幅流动着的人文图景；《桃花源记》又该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！山水若无人文做线，不过只是风光风景；如果有了文人赋诗抒怀，这风光风景便有了脉动。一条流经时间的沅水，漫江碧透，雍容丰盈，无比温情。行至江岸，我看到了一个码头。小时候我跟着母亲第一次上省城，就是从高高的码头走到水边乘船前往的。环顾这座临水的古镇，我立马觉得桃源古镇与码头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。

也许，更早的时候，桃源根本没有船只。不知是哪一天，突然岸边来了一艘木船，没多久又来了一艘。人们从船上卸下

物品，也从岸上往船里装运东西。一来二往，那地方就热闹起来。为了方便行走，人们沿着坡岸砌起了石阶，这就成了码头。有了码头，来往的船多了，人也更多，一个商埠或城镇就形成了。这就很容易使人明白，不仅仅因为文章出了名，当时之所以设置县府，还因为桃源，“当五溪之冲，通七省之衢”，江水能通联四方，码头便是迎来送往的驿站。从中可以想象当年这条航道上商船客船你挤我拥、风帆猎猎的情景。我再注视码头。码头的石阶，也许是久无踩踏，失去了光滑，有些阶梯已经塌陷，石缝里长出了些青黄不接的野草。这是个已经打盹了的码头，如今已经被高速公路、机场、高铁所取代，水上已无太多的船只，失去了热闹。回身绕看，高楼耸立，充满现代气息。置身在这样的场景里，百感交集。时代的发展必然废弃一些已经失去实用意义的事物。然而那些事物曾经有过的灿烂，依然让他们回味无穷，至少为后人留下能回忆的东西。岁月的流逝，码头可以打盹儿，而曾经在码头上穿行过的人文永远不会消失。

立于镇边街的丁玲纪念馆，这是桃源县的一个文化地标，这是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倡建的湖南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原址，后来改名为桃源师范。虽经多年的雨打日晒，有一座两层黑白白色洋楼，几经当地政府维修，依然保持了原有的风貌。我来的时候，天下着小雨。这是个让人怀旧的时节，从唐朝李白开始，桃源就被置身于纷繁的雨季，思绪与细雨成为相互映衬的背景。顺着楼梯走到二楼，这是当年丁玲求学的教室。现在成为了展厅，每个房间都有走廊相连，陈列着丁玲各个时期的照片资料和她的相关出版物，其中就有我早年读过的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和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北京上学时，在某场文学活动中，曾经聆听了丁玲先生的演讲。她提出文学创作要反映时代；要创造典型人物；要启人心智；在艺术上要感人肺腑，能够打动读者的心。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。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，自由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灵魂，毅然解除与表哥的婚约，与好

友、后来成为瞿秋白夫人的王剑虹一起来到沅水之滨，在省立女子二师求学，开始了她的追梦生涯。她的一生为了情感而生也为文坛意气所累，对世俗置之不理。虽备受质疑，依然勇往直前。她笔下的人物经历了无数的悲欢离合、兴衰荣辱，但最终在时间的洪流中消逝。这就如同人生，无论经历多少悲喜，都需要自己去面对和承受，无人能替代。也许今天的年轻人，也难懂她当年的心境。在历史的光影中，桃源铭刻了丁玲坎坷一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因缘。于是，我边看边想着丁玲对自己的影响，我的步履便有了一份阅读的分量。

沿着江堤而行，听江水汤汤，河水翻涌着浪花，连同声音和光线，随波远去。人闲心静，我又仿佛听到了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沅水。曾经读过他的《桃源与沅洲》，他写道：“从桃源坐小船沿沅水上行，船到白马渡时，上岸岸走去，忘路之远近，乱走一阵，桃花源就在眼前了。”“桃源既是个有名地方，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人，心慕古桃源之名，二三月里携了《陶靖节集》与《诗韵集成》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，来到桃源县访幽探胜。”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，尚有人能如此雅兴，桃源果真是一个世外桃源了。沈先生说，桃源的这种风雅的形成，应该源自三闾大夫屈原。屈原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，当年自己就坐着一名叫桃源划子的小船在桃源“清明透澈”的沅水，溯流而上，去往出产香草香花的沅州。一路上，屈原诗兴大发，“痴痴癫癫”吟着“朝发汪诸兮，夕宿辰阳”。沿岸“黛色无际的崖石”，那些随手可摘的“幽香眩目的奇葩”，溪谷里生长的芷草，那种小小回旋的溪流，“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的迷人心目的圣境。如果没有这种地方，屈原便再痴一点，据我想来，他的文章未必就写得那么绚丽。”想必，以沈先生之心，在沅江里乘舟而行，也会与屈原一样，有着一样的雅兴，加上对故乡河流的深情，他们笔下传递的情感，让我这今人也感觉嗒嗒有声。

于是，我必须在沅水上体验一把泛舟之旅。从桃源县城往上游不远，沅江的左岸，有一列依水而建的吊脚楼，叫兴隆街。沈从文当年从桃源乘船溯流而上凤凰，曾在这里

上的岸。望着那些水边街铺，灰墙黑瓦，木门木窗，经风历雨，现已是斑驳残旧，但还想象得出当年这条街道的风貌。现实与梦幻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旋动着，仿佛看到一个背着桐油纸伞，身挎布袋，正在迈开步子走向文学大家的身影，然而没有想到他的人生道路却是那样曲折而不凡。

时过境迁，沅江水面依然那么整齐，一幅江南诗意舒展而来。我乘坐的机动船拖出明晰悠长的涟漪，清新的江风迎面吹来，带着青草的气息，我的视线又随着两岸蔓延。船到了水心寨，便进入了夷望溪。夷望溪是沅水的一条支流。一溪柳岸桃注，空谷清灵。四周可见各种个性鲜明的植物，一丛丛，一片片。底下溪水清澈见底，两岸的绿树完整地倒映在水波里，融化在梦幻里，我仿佛与这杂树、这溪水融为一体。忽然，我看到在水心寨的悬崖，蔓延在杂树的枝丫上有一种草，长叶飘拂，花朵下垂成一长串，风致楚楚，倒映在波光潋潋的水面，煞是喜人。夷望溪镇的朋友告诉我，这就是屈原在文章里所说的“香草香草”，是一种兰科植物。此行能够一睹令我想象中的香草真容，果然不虚此行。溪边一茶树，一蓬蓬的都是野生植物，都在自然的状态中形成和成长。它们通过根须和种子繁殖，不需谁来呵护，水就是它们的生命，在水的滋润下，一天天茁壮成长。那些溪边与杂树杂草一起生长的兰科植物，更是有着惊人的生命力，它们要在大树的绿荫还没有盖满以前，通过光合作用，储备充足生长素，一代又一代，成长了上千年，让我们多多少少还能看到了屈原、沈从文当年的桃花源。水声潺潺，这是一曲散发着乡土气息和山村恬静的绝美田园诗，山光水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融为一体，相得益彰。如此景致，我便感受到那种穿过田园的风中有一股流动的人文气息，与总是安静的桃源，配合默契，内外呼应。心中若有桃花源，何处不是云水间？这可能就是我们在精神上的憧憬和追求了。所谓人生的留恋和趣味，也便在桃源这桃花源里露出其面目。

（作者系广西作协名誉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）

柴达木，让我们『疯』了一回

王树理